

《所见太谷学派遗书》订补

方宝川

《文献》1992年第1期发表的陈辽先生所撰《所见太谷学派遗书》（以下简称《遗书》）一文，对现存的太谷学派遗书作了较有系统的介绍，读后获益非浅。惜其中尚有疏漏之处，兹就笔者所知见，依其次序，订补如下。不妥之处，敬请陈辽先生及学术界同仁指正。

一、张积中著《张氏遗书》，除了泰州图书馆藏本外（以下简称“泰州本”），还有一种抄本，即1937年刘蕙孙教授手抄本。该本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用缩印的爱莲堂稿纸精抄而成，现藏刘蕙孙教授家（以下简称“刘家本”）。据考，“刘家本”的篇目较“泰州本”为多。其中张积中与朋友、门人间往来论道的书信见于“泰州本”的《白石山房文钞》；而《六书说文略》、《论语三十六虚声》、《十二辰说》、《律吕考证》诸篇，则见于“泰州本”的《白石山房丛钞》；只《道德经序》一文，未见于“泰州本”中的任何一部学派遗书。该序末署“同治癸亥七月甲子日真州□□□沐手敬序”。刘大绅所编《儒宗心法》，亦收入该序，只落款处多出一字：“同治癸亥七月甲子日真州张□□沐手敬序”。1991年10月，笔者在泰州图书馆见到《老残游记》的作者刘鹗抄录的该序手稿，该馆同志视该序为刘鹗所作，有人亦曾在《光明日报》上撰文提出：这是一篇新发现的刘鹗佚文。按

张积中，字石琴，号子中，别号白石山人，因居山东黄崖山讲学，世称黄崖先生，江苏仪征人，殉于清同治五年的“黄崖教案”。笔者以为，但从所署“真州□□□沐手敬序”或“真州张□□沐手敬序”来看，即可证为张积中所撰，而非刘鹗。因刘鹗祖籍江苏镇江，而仪征明清时期即称真州，故题。为了提供给有关研究者进一步参证，今将该序标点移录如下：

昔者闻诸夫子曰：“老氏知礼，彭氏知乐。”老氏知礼，吸背而为礼也。孔子曰：“礼云、礼云，玉帛云乎哉。”礼始于太乙，故曰：“抱一”。一始于妙，妙始于竅，妙竅莫大乎观。观得其常，谓之玄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故曰：“知其雄，守其雌。”故曰：“载营魄。”言妙竅也。妙竅之谓阴阳，妙谓之艮，竅谓之兑。天得一谓之乾，地得一谓之坤，谷得一谓之中，谓之谷神。又曰：“多言数穷，不如守中。”老氏之谨于礼也，盖如此。昔夫子尝谓予曰：“《道德经》之为文也，简而粹，伪者杂之，盍正之。”不敏未能尽老氏之奥，敢述所闻，以宣其义。子曰：“老氏得耳诚，谓之道。”夫道固宰于老氏者也。惧夫道之或坠也，故于此敢僭言焉。同治癸亥七月甲子日真州□□□沐手敬序。

二、《龙川夫子年谱》除“泰州本”外，北京图书馆尚藏题曰《李龙川年谱》一抄本。据来新夏先生《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》著录：“此本为十行折页乌丝阑抄本，共五十五叶，间有注正原稿之误年。”刘蕙孙教授家另有别本题为《李平山先生年谱》。李龙川（1808—1885），名光炘，字晴峰，一字平山，号群玉山人。晚年居龙川草堂讲学，世称龙川先生。考“刘家本”系谢逢源原编，黄葆年订正删节本。原谱中所记学派传人及谱主的诡诞怪异之事，迷惘难测之辞，被删之殆尽。恐删订者意在存真也。

三、《遗书》称：“《归群宝籍目录》中载有《龙川先生诗

集二卷》，而无《群玉山房诗钞》和《群玉山房诗续》。《群玉山房诗钞》和《群玉山房诗续》是否即《龙川先生诗集》二卷，待考。”据考，《龙川先生诗集》传世有“归群草堂抄本”、“清光绪、宣统间扬州龙川祠堂木刻本”、“南棧氏排印本”和“1933年刘大绅、潘孝侯在天津合资刊行的重印本”等四种。前三种，笔者未曾获见。第四种，半叶十一行，行三十二字。全书厘为《龙川先生诗钞》和《龙川先生诗文补钞》两个部分。所录诗作，与《群玉山房诗钞》和《群玉山房诗续》相同，仅篇次略有所异。但《群玉山房诗钞》末附的《论诗文》、《论书法》二篇以及《群玉山房诗续》末附的《论书》一篇，为该本所无。该本附录的《李氏遗书》、《素隐术》及《张石琴诗三首》、《汪大竹失题诗一首》亦未见于《群玉山房诗钞》和《群玉山房诗续》。《李氏遗书》和《素隐术》，是研究太谷学派思想的两篇十分重要的文献资料。汪大竹的失题诗，则为《汪氏家集》所失收。

四、《遗书》著录：“《归群文课》六册，黄葆年著”。按黄葆年（1845—1924），字锡朋，号希平，江苏泰州人，晚居苏州归群草堂讲学，世称归群先生，门人为归群弟子。考该书所录文章，大都不著撰人，但少数亦有署名，如《读通书师友上下篇书后》同题文下，即署有孙子聪、解琳伯、王荫湘、吴敬轩、邢西厓、黄子受、刘夔诗、刘子纘、刘舜仪、黄仲素、毛子逊、李瑞符、梅隐庵、丁孝宽、黄茂时、刘怀孙、丁子韦、章承之等名，他们皆为归群弟子。另有只书姓而不署名的三人，曰谢、曰李、曰葛。谢即谢逢源，龙川弟子，与黄葆年同辈；李即李泰阶，龙川之孙，归群弟子；葛即葛仲修，亦归群弟子。该书内容，以经义史说为主，间亦有诗，系黄、蒋（文田）两先生为考察门人听讲有无收获，循旧日书院之例，创为此制，后为门弟子编成。故是书当题为：“归群弟子编”为妥。

五、“泰州本”《参同契批注》七卷四册，题为张积中著。《遗书》已据是书卷端所题：“北宗后学云阳道人朱元育口授，弟子潘静观述，许静笃校，谈静贯阅”，考定此书并非是《归群宝籍目录》中所录的张积中著《参同契批注》七卷。然《遗书》又称：“朱元育究竟是道教的北宗还是太谷学派的北宗，还有待考证。此书被泰州图书馆编入太谷学派遗著，可能有所根据。”据考，此书实名《参同契阐幽》，传世有清康熙年间彭定求编印的《道藏辑要》本和清光绪三十二年成都二仙庵翻刻本。二本卷端均题为：“《参同契》，魏伯阳真人著，云阳道人朱元育阐幽”。朱元育于此书《自序》叙其编撰之缘由曰：

元育髫年慕道，最初拜北宗张碧虚师，……丁酉岁，挈门下潘子静观，习《静华阳》，兼览《道藏》，信手抽出《参同契》一函，快读数过，如贫子得宝藏，不胜庆快平生。窃念此书源流最远，实为丹经鼻祖，诸真命脉。魏祖曾将此书亲授青州从事徐公。徐遂隐名注之，今已失传。后来注者纷纷，错会不少，甚至流入彼家炉火诸旁门，而祖意益晦塞矣。育甚怜之，思发其覆，遂禁足结冬，日诵正文一两章，与潘子究其大义，令笔录焉。深山静夜，秉烛围炉，两人细谈堂奥中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来告，久而豁然贯彻矣。更八十晨昏，草本乃就，题曰《阐幽》。……既脱稿，复与潘子校正数番，剥尽皮肤，独留真实，私作枕中鸿宝。岁在丁未，许子静笃，启请流通，公诸同志，张子静鉴实佐焉。于是鸠工募刻，同志翕然响应，而七卷次第告成。……康熙己酉仲春朔旦北宗龙门派下弟子朱元育稽首敬撰。

由上推知，序中所云“丁酉”，即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）；“丁未”，即清康熙六年（1667）；“己酉”即清康熙八年（1669）。该书成书于清初，自编撰至刊行，历经十二年。朱元育系清初道教北宗龙门派道人，因太谷学派的创始人周太谷出生于清乾隆三

十七年（1772）左右，故是书与太谷学派无任何关系。泰州图书馆将其编入太谷学派遗著，失考。

又，刘蕙孙教授家藏另有一抄本，题《白石山人参悟直指节释》（《参悟直指》系清嘉庆、道光间著名道士刘一明，道号悟元子所著），全书凡三卷七篇一册，半页十行，行二十五字。首有刘一明《参悟直指序》和《参同契直指序》各一篇，后者作于清嘉庆四年（1799）。每卷卷端分别题为：《参悟直指·卷一·参同契》，汉魏伯阳真人著，悟元子刘一明解，白石山人节释；《参悟直指·卷二·参同契笺注》，东汉徐景休著，悟元子刘一明解，白石山人节释；《参悟直指·卷三·参同契三相类》，东汉淳于叔通著，悟元子刘一明解，白石山人节释。”可见此书系张积中节释刘一明《参悟直指》中的魏伯阳《参同契》、徐景休、《参同契笺注》、淳于叔通《参同契三相类》之合本。其格式是，顶格为刘一明原文，低一格为张积中节释。书后有归群弟子张德广跋文一则，叙其得书经过说：“甲戌春暮，广于退谷楼上检得山左先德手抄之刘一明《参悟直指》一册。适斋中存有此书刊本，校读一过，敬谥为黄崖太夫子将《参同契》、《笺注》、《三相类》各原文及刘一明原注加以删节评订之本也。惟书名《参悟直指》，刘序亦云《悟真篇》并为注释。兹篇则仅存《参同直指》，岂《悟真直指》阙佚耶？抑未经我太夫子节释耶？黄崖丙寅之变，丛籍荡然。广搜辑十年，并此仅得太夫子遗著十八集，均敬录汇存于归群宝籍正续篇之内。惟内有《法华经评注》，藏吴慕渠丈家。广多方吁觅，迄不可得，将永永萦系于魂梦之间。今此篇孤本，竟于无意得之，实可谓至幸也已。爰恭录一通，以垂后世。乙亥秋归群小子张德广谨识。”今查张德广所编《归群宝籍目录》及《归群宝籍续编目录》，著录的张积中遗著恰好十九种。究竟刘家此抄是否与《归群宝籍目录》中著录的：“黄崖太夫子批圈《参同契批注》七卷四册”同为一书？因归群草堂抄本

已佚，无以校对，且二本书名、卷次、册数又略有所异，故笔者尚不敢臆断。

六、《遗书》中所录李光炘《龙川草堂诗余》、张积中《白石山房诗余》、王素心《素心女史诗余》，谢逢源《邃波词》等，是福建师大图书馆藏抄本《归群词丛》之四种子目，1990年由笔者复印寄赠给陈辽先生的。此外，《归群词丛》还收集了太谷学派其他学人的词集十六种。其详细情况，请参见拙文《鲜为人知的太谷学派遗书〈归群词丛〉》（载《文献》1989年第4期）。

七、除了《遗书》所介绍的三十二种及刘蕙孙教授在撰写《太谷学派的遗书》（载《福建师范学院学报》1957年第2期）一文时，所经眼并作了提要的二十一种遗书外，1991年10月，笔者陪同刘蕙孙教授和德国汉学家屈汉斯博士，赴苏州、仪征、扬州、泰州等地考察太谷学派遗迹，在泰州图书馆又看到十一种尚未被学术界所知的太谷学派遗书抄本：1.《李龙川手批四书集注》一卷，李光炘手批；2.《龙川遗著》一卷，李光炘著，肖齐辑；3.《唐宋文读本》五卷，黄葆年编；4.《天籁集》四卷，黄葆年著；5.《经义存疑》一卷，黄葆年著；6.《大小谢诗钞》一卷，黄葆年评选；7.《天籁遗音》二卷，黄葆年著；8.《周子通书批注》一卷，黄葆年批注；9.《古诗源批注》二卷，黄葆年批注；10.《道德经批注》一卷，刘鹗手批（？）；11.《归群草堂分题菊花诗》一卷，归群弟子编。

其中李光炘亲笔朱批的《孟子》七篇，乃阐述孔孟之道最精辟之作，书体为蝇头小楷，古茂苍劲，弥足珍贵。惜我们时间紧迫，只匆匆一阅，未能全部细看，今无法叙录。但当时欣闻该馆正拟编《新泰州学案资料》第四辑，将上列各书收入，以嘉惠士林，不知今已告竣否？

此外，刘蕙孙教授家所藏其父刘大绅编撰的太谷学派遗书七种，亦罕为人知：1.《贞观易学》四卷，2.《易象童观》四卷，

3.《论象》一卷，4.《闲谈》一卷，5.《四目研几》一卷，6.《姑妄言之》二卷，7.《儒宗心法》一卷。刘大绅(1887—1955)，字季纓，习用季英，号贞观。系刘鹗四子，罗振玉长婿。少得庭训，十四岁拜从太谷学派黄葆年门下，为学派的第四传代表人物之一。治《易》及太谷之学垂五十年，上列一至六种是其研《易》专著，均为未刊手稿。《姑妄言之》二卷，系未竟残稿，仅作十五卦，后由刘蕙孙教授续成六十四卦，并取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曲成万物而不遗”之意，改名为《周易曲成》。太谷之学，根本在《易》。刘氏《易》说，可谓集太谷《易》学之精华。如《引言》云：“《易》之为书，言‘内圣外王’之学者也。‘外王’即政治，‘内圣’则阐述身心性命之学，‘蒙以养正’之道。”“《周易》之养正修身之道从观人。”“读《易》之方，首当辨先后天。”以及《结言》：“学《易》必读《诗》，《诗》为《易》之外传。学《易》必读《礼》，《礼》为《易》之轨范。学《易》必读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为《易》之用。《春秋》为《易》之时。《尚书》为《易》之迹。乐律、时历则《易》之验也。《尔雅》、《周礼》为读《易》文字、制度之参证。此外自秦汉以来，一切言《易》之书，皆自言其言，非《易》也。……古人之学，一是以修身为本。儒行千言万语，不离修身，《易》则为其成。《易》之象即儒经之象，儒经之象即《易》之解。知此，可以学《易》。不然，徒劳也，徒成为文字之儒耳。”云云，确实别有卓识。

《儒宗心法》系刘大绅所编，1947年刘氏刊印本。正文半叶十二行，行三十字。全书凡一卷四章：《归群夫子遗训》一节；《周氏遗书抄》五十节；《张氏遗书抄》六十五节；《李氏遗书抄》八节。首有刘大绅《引言》，叙是书主旨及编辑缘由曰：“儒之学在安身立命。……此数千年圣圣心法，口口相传之秘，至太谷始著于书，黄崖、龙川继之，又一再传于归群、龙溪、平孙。今诸先生归道山矣，师传无人。……呜呼！灯火犹存，新传已

绝，继者何人？诚惧夫崆峒之学，或竟湮也。爰就太谷、黄崖、龙川、归群之言录曾经体认者，汇为一册，名曰《儒宗心法》，以待后来，或亦不悖友声之训欤！”后附刘厚滋（蕙孙）、刘厚泽跋文二则。

由上可见，太谷学派的遗书虽散佚颇多，但传世还是不少。笔者相信，除已知现存者，民间尚有残余，倘刻意搜求，定会有新的发现。愿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刊行有待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袁 俐）